

论《兰亭》书体

河南人民出版社

92.2-3
24

论《兰亭》书体

刘汉屏

河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第一卷，主要介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和演变。

目 录

一、《兰亭》论辩概述	(1)
二、论东汉末行楷书和今草体已经出现 ...	(8)
三、论隶书体与楷书体应有区别	(15)
四、论字势雄强不在于带有隶意	(21)
五、论晋代各种书体已经具备	(27)
六、论集王《圣教序》中的王书是可信 的	(35)
七、论神龙《兰亭》是最接近真迹的本 子	(39)
八、余 论	(52)
后 记	(57)
图版目次	

图 版 目 次

1. 汉熹平石经
2. 汉华山庙碑
3. 汉永寿二年瓦罐
4. 汉光和朱书陶瓶（摹本）
5. 吴葛府君碑
6. 钟繇书戎路表
7. 汉五凤元年简
8. 武威汉医简（摹本）
9. 吴皇象急就章
10. 张芝知汝帖
11. 曹氏墓葬砖刻（三块）
12. 谢鯤墓志
13. 王兴之墓志
14. 颜谦妇刘氏墓志
15. 王兴之妇墓志
16. 刘克墓志
17. 爨宝子碑

18. 爨龙颜碑
19. 王羲之青李米禽帖
20. 王羲之姨母帖
21. 王羲之丧乱帖
22. 王羲之奉橘帖
23. 北魏始平公造象记
24. 北魏郑文公碑
25. 北魏张猛龙碑
26. 北魏郑长猷造象
27. 齐刘岱墓志
28. 梁萧憺碑
29. 晋陆机平复帖
30. 晋李柏文书
31. 晋乐安相荀府君神道
32. 晋太康三年陇西王太妃墓志
33. 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
34. 晋索靖出师颂
35. 晋为世主尺牍
36. 晋楼兰一日尺牍
37. 晋咸宁四年吕氏砖
38. 晋太始五年简
39. 晋南昌墓葬木方（摹本）

- 40. 东晋青瓷鸡头壶底刻文
- 41. 王羲之十七帖
- 42. 王献之十二月帖
- 43. 王献之鸭头丸帖
- 44. 王羲之乐毅论
- 45. 王献之洛神赋
- 46. 东晋孟君墓志（五方）
- 47. 现存王帖与集王圣教部分字迹比较
- 48. 天历本兰亭帖
- 49. 神龙本兰亭帖
- 50. 兰亭八柱本褚摹兰亭帖
- 51. 定武兰亭帖
- 52. 神龙兰亭、定武兰亭和集王圣教部分字迹比较

一、《兰亭》论辩概述

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为历代所推崇，王羲之被尊之为书圣。《晋书·王羲之传》说他“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又说“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王羲之的书法经梁武帝、唐太宗的推崇赞扬，影响极大。梁武帝说王羲之书“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唐太宗在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写的史论中赞扬王羲之说：“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王羲之书法的代表作是《兰亭集序》。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集当时名流四十二人，在会稽山阴兰亭修禊，宴饮赋诗，王羲之挥笔作序，用的是蚕茧纸，鼠须笔，书法遒媚劲健，是王书中最得意之作。这一名迹后为唐太宗所得，曾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人摹写副本，

赐给太子、诸王、近臣。而真迹却在唐太宗死后殉葬昭陵了。传世的各种《兰亭》墨摹本，艺术风格并不一致。现在能够看到的《兰亭》，有的被认为是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等人的摹本。在《兰亭》石刻本中，后人认为最好的本子是据传在唐太宗时刻在学士院的《兰亭》，宋时流落在定武军，名为《定武兰亭》。这些《兰亭》为历代书法家所珍藏，奉为至宝，但经过辗转流传和翻刻，各种本子不下数百种，形体各异，真伪莫辨，争论很多。有人说《兰亭》如“聚讼”，一点不错。

以上所说对《兰亭》的争论，只是对各种本子异同的争论，而不是对《兰亭》本身真伪的争论。清乾隆年间有个叫赵魏的学者，首先对《兰亭序帖》本身的真伪提出了怀疑。他从字体的源流对《兰亭序》的真伪作了分析。他说：“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汪中《述学·补遗》引）赵魏认为中国的书体至唐开元以后才变为今体，王羲之字“不应古法尽亡”，对定武本《兰亭序》为王书真迹之说表示怀疑。到了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广东顺德人李文田干脆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书。

首先他认为《兰亭序》的文章就是伪托的，理由是《世说新语·企羡篇》刘孝标注引王羲之此文名为《临河序》，不名《兰亭序》，而定武本《兰亭序》比《临河序》在“夫人之相与”以下“多无数字，是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李文田还从字体上论述《兰亭序帖》是后人所伪造。他说：“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然则‘定武’虽佳，盖足以与昭陵诸碑伯仲而已，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

（引自《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

全国解放后，1964年至1965年，在南京附近陆续出土了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鯤墓志》；在此以前还出土了《颜谦妇刘氏墓志》、《刘克墓志》（此志在镇江出土），1965年郭沫若同志写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发挥了李文田的论点，否定《兰亭序》的文章是王羲之的原作，并从字体上否定《兰亭序帖》是王羲之所书，他还肯定《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都是隋代僧人智永所依托。对这一问题，当时学术界、书法爱好者发表了很多论文，不少同志同意郭老的意见。但仍有一些同志持不同看法。“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关于

《兰亭序》真伪问题的辩论，基本上停止了。1972年8月郭沫若同志在《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中断定：“这个问题，七、八年前曾经热烈地辩论过，在我看来，是已经解决了。不仅帖是伪造，连序文也是掺了假的。”（197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兰亭论辩》一书，收录了这次《兰亭》真伪之辩的部分文章，可以参阅。）其实这一问题，并未解决。时至今日，对《兰亭序帖》是后人伪造的说法仍有不同意见。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文化艺术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学术上不同的意见可以自由发挥和争论，《兰亭序》真伪问题，也应该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展讨论，促进学术事业的繁荣。

关于《兰亭序》文章的真伪问题，在过去的讨论中，有的同志不同意李文田认为《兰亭》一文是王羲之以后人伪造的意见。李文田认为《世说新语·企羡篇》刘孝标注引王羲之此文时，名为《临河序》，不名《兰亭序》，由名称的不同，他断定“唐以后所见《兰亭》，非梁以前《兰亭》也”。又《晋书》所载《兰亭序》之文比《临河序》中“夫人之相与”以下多出一大段一百六十七字，而《兰亭序》又没有《世

说新语》注引《临河序》最后部分的“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共四十来字，如果说《世说新语》注所引《临河序》是删节了《兰亭序》，多出的部分就更可疑。他认为“注家有删节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因此他说：“文尚难信，何有于字。”郭沫若同志除了同意李文田的这一意见外，还认为《兰亭序》中多出的一大段文章，和王羲之的思想也是不符合的。王羲之性格是倔强的，以忧国忧民的志士自居，不会有《兰亭序》中所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的消极思想。

但不同意《兰亭序》文章是后人所伪托的同志则认为：

(1) 王羲之在修禊时写的《兰亭诗》序文，原来就没有题目，题目是后人所加，所以有《临河序》、《兰亭诗序》、《修禊序》、《曲水序》等名。《兰亭诗》在晋朝就有《临水诗》的名称，如晋人帖中就有“三日临水，诗文既佳”的话（黄伯思跋柳公权书兰亭诗）。因此，王羲之为临河赋诗作的序，可以名为《兰亭序》，也可以名为《临河序》。而且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企羡篇》中即有“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的话，说明《兰亭集序》之

名在刘宋以前就有，梁刘孝标为《世说新语》加注作《临河序》，又在刘义庆以后了。

(2) 关于注家无增加原文集之理的问题，是不足据的。这是把“录其所述”以下多出的四十余字，即“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误认为是《兰亭集序》的正文，不知道这段话是《兰亭诗》的开端，而不是王羲之文集中的文章，与《兰亭集序》不是一回事，不是注家增添之文。

(3) 关于《兰亭序》中的消极思想与王羲之忧国忧民的性格有矛盾的问题，有的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王羲之思想中具有儒、道、释三家的混合物，比较庞杂。他的性格充满着许多混合的矛盾，既望用世，又想遁世，他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那就“快然自足”；而当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又不免感伤悲怀。这种矛盾的心情，表现在《兰亭集序》中并没有什么奇怪。

(4) 从文章整体看，《兰亭序》组织完整，文字优美。而《临河序》显得拼凑死板，与记叙文体不合，显系删节了《兰亭集序》的原文，作为书法家、文学家的王羲之，决不会写出这种蹩脚的文章。

(5) 还有的同志认为，《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的另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兰亭序》中的两个“览”字，都写作“攬”。这是因为他避其曾祖王览的名讳。晋朝士大夫避先人的讳是很严格的，正如王羲之避其祖父王正的讳，将“正”字写作“政”一样，作伪的人是不可能想得这样周到的。

(6) 至于《兰亭》为智永所依托的说法，证据也不足。智永是隋时著名书法家，求他作字的人很多，“户限为穿”，他何苦假造其七世祖之字，而且将文章加以窜乱去欺骗人？出家人戒律甚严，不说谎语，不为名、不为利，何必作伪呢。

以上略举《兰亭序》文章不是后人所伪造的意见，我是同意的，不再作详细的论述。本书只从书体的演变来论证《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用以抛砖引玉，引起书法爱好者的兴趣，并希望经过共同讨论，得出比较正确的意见。

二、论东汉末行楷书和今草体已经出现

中国书体在东汉末已开始由隶书向楷书的过渡，至魏晋时这一过渡已经逐渐完成，有了楷书和行书。东晋王羲之写《兰亭序》时，已经有较成熟的行楷体了。

有人认为，《兰亭序帖》是王羲之以后人的伪作，其主要根据是“王羲之是隶书时代的人”。有的同志说：“东晋时期，隶意犹浓，自无《兰亭》存在之可能。”康生武断地说：“王羲之的字迹，具体说来：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这和羲之的某些字帖，是大有径庭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引文）这仍沿袭了清末李文田“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的说法。

我认为，同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一样，中国书体自产生之日起也是不断变化的。秦以前从甲骨文到大篆、小篆、秦隶；以至汉之隶书、八分；到魏晋出现了楷隶（今隶）和楷书。同八分、楷书并行的有章

草和今草；章草是八分书的草写，今草是楷书的草写；界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是行书。《书议》说：“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法书要录》卷四）它们都有个逐渐形成的过程，中间有量变也有质变。这种变化是群众在书写的实践中形成的，并不是某个人的创造。王国维曾经说过：“凡既有文字之国，未有能以一人之力创造一体者”（《观堂集林》卷5《史籀篇证序》），这是很对的。古代有人说秦李斯造小篆，程邈造隶书，东汉王次仲造八分，杜度造草书，刘德升造行书，这些说法从时间上看大体是对的。但说一种书体为某个人所造，是不符合事实的。他们所起的作用至多不过是推动书体的变化，或在群众创造的基础上把新的书体加以规范化而已。

当然，一种新书体的出现，虽然是一种质变，但并没有完全代替了旧的书体，因而仍然呈现各体并存的情况。郭沫若同志说：“篆书时代的人不能写隶书，隶书时代的人不能写楷书。但反过来，隶书时代的人能写篆书，楷书时代的人能写篆隶。”（《〈驳议〉的商讨》）这当然是对的。问题的关键是行书、楷书在什么时候出现和形成，这才是辩论《兰亭》真伪的重要问题。

有的同志说，“到齐梁之间才逐渐产生了正书”（《兰亭论辨》第62页）；有的同志说，“楷书始于隋唐”（同上第79页）。这都把楷书的形成说得太晚了。实际上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候已经出现楷书，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这时虽然还通行着带有波脚笔势的八分书，如《熹平石经》（图1）、《华山庙碑》（图2）、《上尊号碑》等，但同时新的书体已经出现，这就是已经消失了所谓的“蚕头”、“燕尾”笔势的楷隶。楷隶已是楷书的雏形，进一步发展就是楷书和行书。如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瓦罐（图3）、汉光和（公元178年—184年）朱书陶瓶（图4，见《文物》1981年第3期）、吴凤凰元年（公元272年）《谷朗碑》等，都是楷隶（今隶）。其中朱书陶瓶的字体，“世、黄、神、豆、王、生、所、日、四、三、凶”等字，横笔和捺笔已无波势，隶书“蚕头”、“燕尾”的特点没有了；还有“解、阴”等字的写法已经是行书体了。特别是三国时期的吴《葛府君碑》（图5），约立于公元270年左右，已完全是楷书的体势。在法帖中，大书法家钟繇的楷书收入宋《淳化阁帖》的有《戎路表》（图6）、《荐季直表》等。《戎路表》有些字还带隶笔，《荐季直表》避唐讳，当系据唐摹本入石，这些帖的书法，几乎全部楷化了。有人会说，法帖是